

善增,善增

沈善增,作家、挚友。生于1950年,2018年3月27日病故于上海。上世纪80年代,上海作家协会筹办了数届“青年作者创作训练班”,善增先生均担纲首席教员,为提携文学人才有所奉献。本文为笔者当年参加善增先生追悼仪式后的日记,在他离世五年之际,仰望星空借以拜祭。

善增兄,今天去送你,想起上世纪80年代,我们站在梧桐树下,一谈便是三四个小时,唯一的话题是小说写作。你有个特点,从不谈半句女性,但是谈小说写作,怎么可以不谈人,谈人又怎么可以就是不谈女性呢?尤其是仅仅你我两人,站在梧桐树斑驳树荫下的时候。

你永远滔滔不绝,你的健谈,排全上海前100名还是有希望的。我们面对面站在四季风中,从不疲倦。夏天,你可以把自己说得大汗淋漓,并用一块状态不很绅士的手帕,不断擦拭脸庞。如果我也想谈一两句,只有先提及有关女性的话题,你就自动地只听了不说。我知道你的倾听是心不在焉的,你脸上暴露着急切,盼望继续表达的那种急切。树下的谈话,涉猎文学的很多层面,包括对他人才华的艳羡,包括对某些作家作品无遮无拦的臧否。那些年,我们确实皈依了文学,树下的谈话在记忆中余温尚存。

如今,你已经不能很常规地出现在各种树下了。而我,也无心为谈论任何话题,立于街头三四个小时。这是一种不必叹息的公允,因为我们也曾十分旺盛过。轮到别人时,请把他们当作风景吧。

今天,走近你的时候,有些不忍心看你。看见你,就是在确认我将真正失去你。多年来,从未

对你说过感谢的话,那一刻,是我面对你说出感激的最后时机。我注视着比平静更平静的你,在心里说,大哥,谢谢你为我所做的一切,即便是最细微的点滴,我都记着。

总有一天,我们会在天堂的大树下,再次唾沫四溅,再次谈论曾经让我们痴迷过的小说或者你新近特别有趣的话题。那天,我一定讲点规矩,只字不提你总是绕过的话题。如果,你去天堂后,开始大大方方地,转而喜欢你在世时总要绕过的那类话题,请事先关照一下,让我有个防备。我没来之前,盼你一切安好。

亲爱的善增,那些年,我们为什么总是选择站在树下?某一天,我们又见了,会否看不见树,我们就不会聊天了?

疯马远去

大宝,1952年9月21日—2023年1月6日,退伍军人,对越自卫反击战亲历者,挚友。

大宝,我最挚爱的朋友。1996年,我住在悉尼North Strathfield你的家。我们在斜放客厅的乒乓球桌两端角斗,铁血狰狞。那种角斗,仿如两人中只能活下一人。

这个客厅的大小,按常理是放不下这张球桌的,但硬是斜着放,在勉强中,你强行安置了你的愿望。楼下,住着同样来自中国的朋友,一名青年数学家和他的女友。他们顶着头上打球时的所有喧闹,几乎从不埋怨。他们的宁静,是数学式的吗?有宽宥之美,也在反衬你身上的顽童化。

突然有一天,你从北京来了一位亲戚,是一位开国大将的长孙。你对我说,不用假客气,他比你后来,让他睡客厅。亲戚

我从来没有学过摄影技术,一般出去玩,越简单越好,拍照也是越“傻瓜”的相机越便捷,进入眼帘的景色总是好过我的照片,我以为只要美景深深印入脑海,或存在了心里,就是自己不变的“财富”。

可是,随着年龄的增长,有的记忆出现了模糊点,“财富”也不那么牢靠了。出门游玩的次数与时间多了之后,也开始羡慕别人的美照,尤其是一些摄影大家的作品。如果要好好积累自己的“财富”,我也得留下一幅幅影像,记录一段段真实的视频,留下时代的镜头。同一个地方,在不同的年代,会看到不一样的味道,这是很多人都有过的体会。

我们的时代,先是相机拍照,然后手机录视频,都是用自己的眼睛对焦拍摄,平视着这个世界,也就是说,世界在我们的眼里一直是平的。直到我去年登上了高椅岭。

之前对湖南郴州的印象只是女排的集训地,某一天突然刷到了一个“被上帝遗忘的地方”视频:一座山岭山脊犹如一条卧龙的脊背,“龙脊”一路向前延伸,仿佛要直通天际,其宽度像刀背一样狭窄,四周却是悬崖峭壁,当时没有栏杆,看似只容一人通行,非常惊险。于是,我决定前往位于郴州的高

我小姨在县人民医院的ICU上班。常听她说起ICU里的感人故事,也因此我对这个由三个英文字母组成的神秘地方有了感性的认识,并慢慢充满了好奇和感慨。有一天,一个亲戚在平滑的水泥地上突然脚底打滑,摔了个后脑着地,被紧急送往ICU。我因了小姨这一层关系当了陪护。

ICU是重症监护病房,是医院里颇有些神秘的地方,里面住着的全是重症和病危病人,有着最先进的设施和最专业的护理。陪护的家属不能随意出入病房的,只在每天下午4:30可以探望半个小时。每个病人可有两人陪护,陪护的人平时只能在外面的走廊里呆着,整天除了凑钱,其实什么事情也没有。那段时间里,病房里住了四五十个人。陪护的家属们在走廊里走来

事,我仍留住你家。奇怪,你一走,我就常能听到火车在远处开过的声音。我需要一笔钱,你从香港来,说,衣橱里有五件叠在一起的白衬衣,在第三和第四件之间,有一沓澳币,你全拿走,一张也别剩。过了不短的一段时间,我在深圳归还你这笔钱时,在上面加了一只手表,你什么也没说,就把这只表戴在腕上,一直戴到二十多年后的那天,那天你已不再需要关心时间了。

二十多年来,我曾无数次地穿梭于皖南山水之间。那婉约绚丽、妩媚静谧的景色,好似一条条彩色电影胶片通过镜头集成,在慢慢慢像,撩人心弦。光与影默契的画面,伴随呢喃细语的季风,从从容容地呈现。但它们夺人眼球,让我兴奋。绵潭,我国传统古村落,在皖南歙县境内。“打不完的绵潭鱼,看不完的绵潭戏,研不完的九沙柴”,是坐落于新安江畔绵潭人纷纷传诵、入骨入心的民谣俚语。史载,绵潭不仅是“三潭枇杷”的肇始之地,更因其培植了大红袍而名满天下。每年春秋季,尤其秋天,那特有的色温光线影响着万物,镜头里的画面,犹如油画中的色彩,将大自然的颜色,糅合得更加光彩夺目,如电影《简·爱》

《金色池塘》里的色彩感。此时,我总要到独自或约上同道前往那边。

光线,是图(影)片的灵魂。用好光线,让所见到的风景,更显个性魅力,精彩绝伦。这幅《万水千山总是情》的照片,是我在秋天里的一天经过绵潭时拍的。

那雨后,斜阳耀山河,云朵伴霞光,逆照江面;微风徐徐,波光粼粼,舟楫正缓缓向镜头驶来。光线正好,画面亦美,这是我所期待的:给一幅淡淡的水墨画,添上几笔重彩;再加上江面上的水汽在光温效应下,笼罩了山岚,朦胧了山与水的界限,丰富了画面感。

我有缘,赶上了,“咔嚓”一声,为此欣慰不已。唱歌,用好声线,能够感染人;摄影,用好光线,会使影像更富活力。

高椅岭真的很累,当时游客不多,看到无人机小哥招徕生意,视频很迷人,便跃跃欲试。小哥有母版,半个小时就全部搞定。无人机是高空拍摄,“上帝”视角下,高椅岭的丹霞地貌千姿百态,碧水红岩,绚丽迷人。从高空看到的我,只是这人间的一个小点点,虽经拉近放大外界意盈盈,但还是像个卡通人物,缀成这个风景画卷的一分子。

俯瞰后的镜头,感觉人更立体了,也让我认清了必须减肥的现实。到了年底,在高椅岭镜头的震撼下,我终于恢复到疫情前正常的模样。今年春天,我有了信心购买了无人机自己琢磨着航拍,打造属于自己的“金山银山”。

先到青甘大环线走了一遭。酒泉的“大地之子”如果从平视的角度看,只不过是一个硕大的小孩雕塑,但是有了无人机从高空拍摄,便可以看到一个巨婴沉睡在广袤的荒漠戈壁滩上,紧紧偎依在大地母亲的怀抱里,刹

那段时间里,病房里住了四五十个人。陪护的家属们在走廊里走来走去,很烦躁又很无奈。他们一边小心翼翼地说话,一边不时地朝病房紧闭的门缝里张望。我看到有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不断地重复着一句话:“我要求不高,只要我老头还能有一口气,哪怕成了植物人,我也高兴。”听着她的话,我很感动,仔细地看了她的老头,气色还不错,我只有在内心祝福。

几个月后,我又来到ICU陪护病人。惊讶地看到那个老头,恢复得很好啊。但他坐在走廊的木条凳上,不停地自责着:“都怪我,都怪我!没叮嘱你按时吃药,害得你现在不会讲话了!”一边说,一边又

有个机会,我本应从上海前往深圳去看望你。事实上,那也将成为一次阴阳两界的送行。我没有去,因为我内心不情愿承认,你只余下这么多的鲜活日子,仿佛我延宕了见面,就能加长你的寿数。我今天如此告白,看上去像一个撒谎者那样无耻。相信只有你能明白,你我之间无论如何,都不需要

此时此刻,我非常想念你。我们往来中的每个画面,都让我心旌颤抖。真希望我们再次回到North Strathfield那个客厅,再比赛一次,五局三胜,21分或11分制,由你决定。我又开始吃你的发球,让你得意洋洋地觉得,你才是永恒的王者。我相信,我能做得不留痕迹,甚至骗过我自己。发球吧,大宝。

国庆节到来之日,学校各个班级的黑板报上布满了喜人的画作和感人的文字。操场上升旗仪式的国歌尚萦绕耳旁,就不知不觉地迎来了重阳。醉蟹在这个季节不再应景,闻着桂花、藕菱的芬芳,舔着手指吮吮蟹黄的时节已至。香脆爽口的藕片配上粉糯鲜滑的菱角,是解荤腻、去腥膻的不二之选。

此时上市的莲藕用处极多,因为性凉且易消化,对于发烧生病的孩子,简直是比米粥上口多了的备选进食方案。天气转凉导致的呼吸道疾病一度让上学的孩子成片中招,于是,妈妈常常在厨房用一个锅熬着藕粉汤,另一个锅炖着生梨川贝,药食共进。

当然,疾病挡不住美食的步伐。崇明话里的“蟹”和“啥”都同音为“哈”,所以上海知青排队到崇明岛,听到“我吃哈,你就跟着吃哈吧”的客气话,一度认作是对方请吃蟹,激动得不行。这个节气崇明除了清蒸蟹的经典做法,还有一道拖蟹同等美味。把蟹一劈二,面疙瘩粘在蟹的表面后红烧,由于面粉饱受了螃蟹的鲜醇丰美,加上入口的滑韧嚼劲,几乎成了整道菜的主角,蟹本身则让贤于主食了。

《红楼梦》里就是尝过了薛蝌的几箸

那间有一种莫名的感动。到达茶卡盐湖正好是5月20日,天气没有想象中的好,拍不出完美的盐湖倒影。本来觉得有些遗憾,然后我拿出无人机试试,景区保安说往前面一个方向飞,会看到惊喜。

我按照他所指的方向遥控着无人机,然后在人烟稀少的一个湖中央,发现了一颗“心”形,它是那么清澈透明、纯洁晶莹!虽然天空不是那么蔚蓝,云儿也躲了起来,但阳光依旧明媚,带你沉浸到平静的湖水怀抱……

不仅应景,还增感情。我去温宿大峡谷旅行时,在最高的平台上为团的一对浙江中年夫妇拍了一段自动制作的短片,感谢他们一路的照顾。结果他们发布在朋友圈后,得到了无数的点赞与留言,高空拍摄把他俩在巨型峡谷之间的互相体贴式柔情展示得淋漓尽致,他们在全新的视角下发现了彼此的依恋。回去之后他们向我打听,准备也人手一台试试。

视角的确很重要,正常情况下我们都是平视,高矮不同也是稍微仰视俯视。真正拉开很远的距离角度来重新审视,在允许的范围内,借助航拍换位,你会发现新的风景,或许也有“天赐”的人生感怀。

把头挤到那个窄窄的门缝里张望。我小心地求证了先前那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婆就是他的老伴,现在是她,住进了ICU病房。他看上去很无助的样子,偶尔会低着头在走廊里走,边走边摇头。还不停地自言自语:“怎么可能呢?怎么突然就不会讲话了呢?”显然他对妻子的中风毫无心理准备。每过一会儿他就去敲值班的门,怕护士睡着了,把他妻子的药给忘了。回头,我又见到他,只见他不停地打着自己的头:“清醒点,活着就好,活着就好。”我的眼眶潮湿了,在一边轻声地安慰他:“会好起来的。”活着就好!是啊,活着本身就是一种温暖和希望。

老头和老太在人生的暮年相互支撑着,坚强地活着,淡淡地、默默地,却是生死相依。

ICU里的故事

刘从进

走去,很烦躁又很无奈。他们一边小心翼翼地说话,一边不时地朝病房紧闭的门缝里张望。我看到有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不断地重复着一句话:“我要求不高,只要我老头还能有一口气,哪怕成了植物人,我也高兴。”听着她的话,我很感动,仔细地看了她的老头,气色还不错,我只有在内心祝福。

几个月后,我又来到ICU陪护病人。惊讶地看到那个老头,恢复得很好啊。但他坐在走廊的木条凳上,不停地自责着:“都怪我,都怪我!没叮嘱你按时吃药,害得你现在不会讲话了!”一边说,一边又

有个机会,我本应从上海前往深圳去看望你。事实上,那也将成为一次阴阳两界的送行。我没有去,因为我内心不情愿承认,你只余下这么多的鲜活日子,仿佛我延宕了见面,就能加长你的寿数。我今天如此告白,看上去像一个撒谎者那样无耻。相信只有你能明白,你我之间无论如何,都不需要

此时此刻,我非常想念你。我们往来中的每个画面,都让我心旌颤抖。真希望我们再次回到North Strathfield那个客厅,再比赛一次,五局三胜,21分或11分制,由你决定。我又开始吃你的发球,让你得意洋洋地觉得,你才是永恒的王者。我相信,我能做得不留痕迹,甚至骗过我自己。发球吧,大宝。

国庆节到来之日,学校各个班级的黑板报上布满了喜人的画作和感人的文字。操场上升旗仪式的国歌尚萦绕耳旁,就不知不觉地迎来了重阳。醉蟹在这个季节不再应景,闻着桂花、藕菱的芬芳,舔着手指吮吮蟹黄的时节已至。香脆爽口的藕片配上粉糯鲜滑的菱角,是解荤腻、去腥膻的不二之选。

此时上市的莲藕用处极多,因为性凉且易消化,对于发烧生病的孩子,简直是比米粥上口多了的备选进食方案。天气转凉导致的呼吸道疾病一度让上学的孩子成片中招,于是,妈妈常常在厨房用一个锅熬着藕粉汤,另一个锅炖着生梨川贝,药食共进。

当然,疾病挡不住美食的步伐。崇明话里的“蟹”和“啥”都同音为“哈”,所以上海知青排队到崇明岛,听到“我吃哈,你就跟着吃哈吧”的客气话,一度认作是对方请吃蟹,激动得不行。这个节气崇明除了清蒸蟹的经典做法,还有一道拖蟹同等美味。把蟹一劈二,面疙瘩粘在蟹的表面后红烧,由于面粉饱受了螃蟹的鲜醇丰美,加上入口的滑韧嚼劲,几乎成了整道菜的主角,蟹本身则让贤于主食了。

《红楼梦》里就是尝过了薛蝌的几箸

那间有一种莫名的感动。到达茶卡盐湖正好是5月20日,天气没有想象中的好,拍不出完美的盐湖倒影。本来觉得有些遗憾,然后我拿出无人机试试,景区保安说往前面一个方向飞,会看到惊喜。

我按照他所指的方向遥控着无人机,然后在人烟稀少的一个湖中央,发现了一颗“心”形,它是那么清澈透明、纯洁晶莹!虽然天空不是那么蔚蓝,云儿也躲了起来,但阳光依旧明媚,带你沉浸到平静的湖水怀抱……

不仅应景,还增感情。我去温宿大峡谷旅行时,在最高的平台上为团的一对浙江中年夫妇拍了一段自动制作的短片,感谢他们一路的照顾。结果他们发布在朋友圈后,得到了无数的点赞与留言,高空拍摄把他俩在巨型峡谷之间的互相体贴式柔情展示得淋漓尽致,他们在全新的视角下发现了彼此的依恋。回去之后他们向我打听,准备也人手一台试试。

视角的确很重要,正常情况下我们都是平视,高矮不同也是稍微仰视俯视。真正拉开很远的距离角度来重新审视,在允许的范围内,借助航拍换位,你会发现新的风景,或许也有“天赐”的人生感怀。

把头挤到那个窄窄的门缝里张望。我小心地求证了先前那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婆就是他的老伴,现在是她,住进了ICU病房。他看上去很无助的样子,偶尔会低着头在走廊里走,边走边摇头。还不停地自言自语:“怎么可能呢?怎么突然就不会讲话了呢?”显然他对妻子的中风毫无心理准备。每过一会儿他就去敲值班的门,怕护士睡着了,把他妻子的药给忘了。回头,我又见到他,只见他不停地打着自己的头:“清醒点,活着就好,活着就好。”我的眼眶潮湿了,在一边轻声地安慰他:“会好起来的。”活着就好!是啊,活着本身就是一种温暖和希望。

老头和老太在人生的暮年相互支撑着,坚强地活着,淡淡地、默默地,却是生死相依。

ICU里的故事

刘从进

走去,很烦躁又很无奈。他们一边小心翼翼地说话,一边不时地朝病房紧闭的门缝里张望。我看到有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不断地重复着一句话:“我要求不高,只要我老头还能有一口气,哪怕成了植物人,我也高兴。”听着她的话,我很感动,仔细地看了她的老头,气色还不错,我只有在内心祝福。

几个月后,我又来到ICU陪护病人。惊讶地看到那个老头,恢复得很好啊。但他坐在走廊的木条凳上,不停地自责着:“都怪我,都怪我!没叮嘱你按时吃药,害得你现在不会讲话了!”一边说,一边又

有个机会,我本应从上海前往深圳去看望你。事实上,那也将成为一次阴阳两界的送行。我没有去,因为我内心不情愿承认,你只余下这么多的鲜活日子,仿佛我延宕了见面,就能加长你的寿数。我今天如此告白,看上去像一个撒谎者那样无耻。相信只有你能明白,你我之间无论如何,都不需要

此时此刻,我非常想念你。我们往来中的每个画面,都让我心旌颤抖。真希望我们再次回到North Strathfield那个客厅,再比赛一次,五局三胜,21分或11分制,由你决定。我又开始吃你的发球,让你得意洋洋地觉得,你才是永恒的王者。我相信,我能做得不留痕迹,甚至骗过我自己。发球吧,大宝。

国庆节到来之日,学校各个班级的黑板报上布满了喜人的画作和感人的文字。操场上升旗仪式的国歌尚萦绕耳旁,就不知不觉地迎来了重阳。醉蟹在这个季节不再应景,闻着桂花、藕菱的芬芳,舔着手指吮吮蟹黄的时节已至。香脆爽口的藕片配上粉糯鲜滑的菱角,是解荤腻、去腥膻的不二之选。

此时上市的莲藕用处极多,因为性凉且易消化,对于发烧生病的孩子,简直是比米粥上口多了的备选进食方案。天气转凉导致的呼吸道疾病一度让上学的孩子成片中招,于是,妈妈常常在厨房用一个锅熬着藕粉汤,另一个锅炖着生梨川贝,药食共进。

当然,疾病挡不住美食的步伐。崇明话里的“蟹”和“啥”都同音为“哈”,所以上海知青排队到崇明岛,听到“我吃哈,你就跟着吃哈吧”的客气话,一度认作是对方请吃蟹,激动得不行。这个节气崇明除了清蒸蟹的经典做法,还有一道拖蟹同等美味。把蟹一劈二,面疙瘩粘在蟹的表面后红烧,由于面粉饱受了螃蟹的鲜醇丰美,加上入口的滑韧嚼劲,几乎成了整道菜的主角,蟹本身则让贤于主食了。

《红楼梦》里就是尝过了薛蝌的几箸

纪念

(二则)

邹峭峰

对你说过感谢的话,那一刻,是我面对你说出感激的最后时机。我注视着比平静更平静的你,在心里说,大哥,谢谢你为我所做的一切,即便是最细微的点滴,我都记着。

总有一天,我们会在天堂的大树下,再次唾沫四溅,再次谈论曾经让我们痴迷过的小说或者你新近特别有趣的话题。那天,我一定讲点规矩,只字不提你总是绕过的话题。如果,你去天堂后,开始大大方方地,转而喜欢你在世时总要绕过的那类话题,请事先关照一下,让我有个防备。我没来之前,盼你一切安好。

亲爱的善增,那些年,我们为什么总是选择站在树下?某一天,我们又见了,会否看不见树,我们就不会聊天了?

大宝,1952年9月21日—2023年1月6日,退伍军人,对越自卫反击战亲历者,挚友。

大宝,我最挚爱的朋友。1996年,我住在悉尼North Strathfield你的家。我们在斜放客厅的乒乓球桌两端角斗,铁血狰狞。那种角斗,仿如两人中只能活下一人。

这个客厅的大小,按常理是放不下这张球桌的,但硬是斜着放,在勉强中,你强行安置了你的愿望。楼下,住着同样来自中国的朋友,一名青年数学家和他的女友。他们顶着头上打球时的所有喧闹,几乎从不埋怨。他们的宁静,是数学式的吗?有宽宥之美,也在反衬你身上的顽童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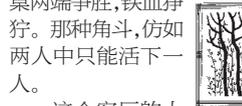
突然有一天,你从北京来了一位亲戚,是一位开国大将的长孙。你对我说,不用假客气,他比你后来,让他睡客厅。亲戚

我小姨在县人民医院的ICU上班。常听她说起ICU里的感人故事,也因此我对这个由三个英文字母组成的神秘地方有了感性的认识,并慢慢充满了好奇和感慨。有一天,一个亲戚在平滑的水泥地上突然脚底打滑,摔了个后脑着地,被紧急送往ICU。我因了小姨这一层关系当了陪护。

ICU是重症监护病房,是医院里颇有些神秘的地方,里面住着的全是重症和病危病人,有着最先进的设施和最专业的护理。陪护的家属不能随意出入病房的,只在每天下午4:30可以探望半个小时。每个病人可有两人陪护,陪护的人平时只能在外面的走廊里呆着,整天除了凑钱,其实什么事情也没有。那段时间里,病房里住了四五十个人。陪护的家属们在走廊里走来

事,我仍留住你家。奇怪,你一走,我就常能听到火车在远处开过的声音。我需要一笔钱,你从香港来,说,衣橱里有五件叠在一起的白衬衣,在第三和第四件之间,有一沓澳币,你全拿走,一张也别剩。过了不短的一段时间,我在深圳归还你这笔钱时,在上面加了一只手表,你什么也没说,就把这只表戴在腕上,一直戴到二十多年后的那天,那天你已不再需要关心时间了。

二十多年来,我曾无数次地穿梭于皖南山水之间。那婉约绚丽、妩媚静谧的景色,好似一条条彩色电影胶片通过镜头集成,在慢慢慢像,撩人心弦。光与影默契的画面,伴随呢喃细语的季风,从从容容地呈现。但它们夺人眼球,让我兴奋。绵潭,我国传统古村落,在皖南歙县境内。“打不完的绵潭鱼,看不完的绵潭戏,研不完的九沙柴”,是坐落于新安江畔绵潭人纷纷传诵、入骨入心的民谣俚语。史载,绵潭不仅是“三潭枇杷”的肇始之地,更因其培植了大红袍而名满天下。每年春秋季,尤其秋天,那特有的色温光线影响着万物,镜头里的画面,犹如油画中的色彩,将大自然的颜色,糅合得更加光彩夺目,如电影《简·爱》



摄影

《金色池塘》里的色彩感。此时,我总要到独自或约上同道前往那边。

光线,是图(影)片的灵魂。用好光线,让所见到的风景,更显个性魅力,精彩绝伦。这幅《万水千山总是情》的照片,是我在秋天里的一天经过绵潭时拍的。

那雨后,斜阳耀山河,云朵伴霞光,逆照江面;微风徐徐,波光粼粼,舟楫正缓缓向镜头驶来。光线正好,画面亦美,这是我所期待的:给一幅淡淡的水墨画,添上几笔重彩;再加上江面上的水汽在光温效应下,笼罩了山岚,朦胧了山与水的界限,丰富了画面感。

我有缘,赶上了,“咔嚓”一声,为此欣慰不已。唱歌,用好声线,能够感染人;摄影,用好光线,会使影像更富活力。

此时此刻,我非常想念你。我们往来中的每个画面,都让我心旌颤抖。真希望我们再次回到North Strathfield那个客厅,再比赛一次,五局三胜,21分或11分制,由你决定。我又开始吃你的发球,让你得意洋洋地觉得,你才是永恒的王者。我相信,我能做得不留痕迹,甚至骗过我自己。发球吧,大宝。

国庆节到来之日,学校各个班级的黑板报上布满了喜人的画作和感人的文字。操场上升旗仪式的国歌尚萦绕耳旁,就不知不觉地迎来了重阳。醉蟹在这个季节不再应景,闻着桂花、藕菱的芬芳,舔着手指吮吮蟹黄的时节已至。香脆爽口的藕片配上粉糯鲜滑的菱角,是解荤腻、去腥膻的不二之选。

此时上市的莲藕用处极多,因为性凉且易消化,对于发烧生病的孩子,简直是比米粥上口多了的备选进食方案。天气转凉导致的呼吸道疾病一度让上学的孩子成片中招,于是,妈妈常常在厨房用一个锅熬着藕粉汤,另一个锅炖着生梨川贝,药食共进。

当然,疾病挡不住美食的步伐。崇明话里的“蟹”和“啥”都同音为“哈”,所以上海知青排队到崇明岛,听到“我吃哈,你就跟着吃哈吧”的客气话,一度认作是对方请吃蟹,激动得不行。这个节气崇明除了清蒸蟹的经典做法,还有一道拖蟹同等美味。把蟹一劈二,面疙瘩粘在蟹的表面后红烧,由于面粉饱受了螃蟹的鲜醇丰美,加上入口的滑韧嚼劲,几乎成了整道菜的主角,蟹本身则让贤于主食了。

《红楼梦》里就是尝过了薛蝌的几箸

那间有一种莫名的感动。到达茶卡盐湖正好是5月20日,天气没有想象中的好,拍不出完美的盐湖倒影。本来觉得有些遗憾,然后我拿出无人机试试,景区保安说往前面一个方向飞,会看到惊喜。

我按照他所指的方向遥控着无人机,然后在人烟稀少的一个湖中央,发现了一颗“心”形,它是那么清澈透明、纯洁晶莹!虽然天空不是那么蔚蓝,云儿也躲了起来,但阳光依旧明媚,带你沉浸到平静的湖水怀抱……

不仅应景,还增感情。我去温宿大峡谷旅行时,在最高的平台上为团的一对浙江中年夫妇拍了一段自动制作的短片,感谢他们一路的照顾。结果他们发布在朋友圈后,得到了无数的点赞与留言,高空拍摄把他俩在巨型峡谷之间的互相体贴式柔情展示得淋漓尽致,他们在全新的视角下发现了彼此的依恋。回去之后他们向我打听,准备也人手一台试试。

视角的确很重要,正常情况下我们都是平视,高矮不同也是稍微仰视俯视。真正拉开很远的距离角度来重新审视,在允许的范围内,借助航拍换位,你会发现新的风景,或许也有“天赐”的人生感怀。

把头挤到那个窄窄的门缝里张望。我小心地求证了先前那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婆就是他的老伴,现在是她,住进了ICU病房。他看上去很无助的样子,偶尔会低着头在走廊里走,边走边摇头。还不停地自言自语:“怎么可能呢?怎么突然就不会讲话了呢?”显然他对妻子的中风毫无心理准备。每过一会儿他就去敲值班的门,怕护士睡着了,把他妻子的药给忘了。回头,我又见到他,只见他不停地打着自己的头:“清醒点,活着就好,活着就好。”我的眼眶潮湿了,在一边轻声地安慰他:“会好起来的。”活着就好!是啊,活着本身就是一种温暖和希望。

老头和老太在人生的暮年相互支撑着,坚强地活着,淡淡地、默默地,却是生死相依。